

THE
YEARLING
周岁

[美] 玛·金·罗琳斯 著
张睿君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THE
YEARLING

周岁

[美] 玛·金·罗琳斯 著
张睿君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岁 / (美) 罗琳斯著; 张睿君译.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307-12027-3

I. 周… II. ①罗…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4336号

责任编辑: 刘汝怡 责任校对: 任落落 版式设计: 张金花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300 1/32 印张: 12 字数: 310千字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027-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The Yearling

第一章 永久的四月天	/001
第二章 月色下的回忆	/014
第三章 贝奇之死	/019
第四章 猎熊之行	/025
第五章 小翅膀	/038
第六章 福列斯特一家	/045
第七章 夜半狂欢	/050
第八章 回家后的美餐	/061
第九章 巨大的碗状花园	/066
第十章 一曲沙龙舞	/076
第十一章 福留西娅镇	/087
第十二章 奥利弗	/111
第十三章 打架之后	/121
第十四章 致命的一咬	/128
第十五章 白克士忒家的新成员	/148
第十六章 捣蜜和猎狐	/167
第十七章 上帝啊，请赐予他一些红鸟	/180

目 录



The Yearling

第十八章 他们一起回家了	/198
第十九章 七天七夜风雨劫	/203
第二十章 生灵涂炭	/219
第二十一章 我们都得等，才能知道答案	/240
第二十二章 天灾过后的生计	/246
第二十三章 狼群来袭	/252
第二十四章 一箭双雕	/262
第二十五章 圣诞节前的准备	/279
第二十六章 残脚熊之死	/294
第二十七章 黎明时分的离别	/327
第二十八章 孤独的跛子	/330
第二十九章 苗床被毁	/335
第三十章 你们这对周岁小鹿	/340
第三十一章 接二连三的祸事	/346
第三十二章 是我啊！小旗儿	/356
第三十三章 你不再是一只周岁小鹿了	/363

第一章 永久的四月天



The Yearling

炊烟的圆柱从小屋的烟囱里升了起来，纤细而笔直。蓝色的炊烟离开了红色黏土，但当它飘向蓝色的四月天时，却渐变为灰色。小男孩乔迪望着它，猜想厨房壁炉里的火马上就要熄灭了。午饭已过，妈妈正在收拾锅碗瓢盆。这一天是星期五，她要用扫帚将地板打扫干净。之后，如果乔迪运气好，妈妈会用玉米皮做的刷子刷洗地板。因为只要她洗地板的话，肯定要等到他到达山谷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乔迪顿了片刻，将锄头平担在肩上。

那片垦地本身是令人愉悦的，只可惜一排排幼嫩的玉米秆挡在前面，杂草丛生。野蜂们找到了门边的楝树。它们贪婪地钻入纤弱的淡紫色薰衣草花球中，似乎这矮丛中再无其他花草。它们好像忘了三月曾开过的黄色茉莉，五月将要盛开的月桂树和木兰。他想他可以跟着这些黑黄相间的野蜂迅速飞行的踪迹，找到一棵有蜂巢的树，上面有满满的琥珀色的蜂蜜。家里过冬的蔗糖浆已经吃完，果胶也几乎吃光了。去寻找一个蜂巢远比锄地有价值，玉米可待他日耕种。这个充满活力的下午用一种温柔的挑逗纠缠着他，就如那些野蜂缠绕着楝树花丛一样。所以他必须穿过垦地和松林，一直到达那一弯奔流的水流边。

有蜂巢的树也许在水边。

他把他的锄头靠在用劈开的木桩搭成的栅栏上，然后穿过玉米地，到了小屋看不见的地方。他双手一撑，从栅栏上跃过。猎犬老裘利亚跟着他爸爸的货车到格莱亨镇去了，当利普和新来的狗帕克看到他跃过栅栏的时候，便冲了过去。利普的吠声雄厚有力，但帕克这只混血犬的声音却很刺耳。当它们认出他时立马恳切地摇尾巴，他把它们打发回院子里。它们在他身后漠不关心地看着他。他想，这两个家伙真不给力，没有一点用处，它们只会追逐、捕猎和拼杀。它们对他毫无兴趣，除了每天早上和晚上他把几盘残羹剩饭给它们吃的时候。老裘利亚对人很温柔，但它只忠心于他爸爸辨尼·白克士忒。乔迪讨好过老裘利亚，但它还是不接受他。

爸爸告诉他：“十年前，当你两岁，它也还是个幼崽的时候，你弄伤过这个小家伙。从此它便无法让自己去信任你。猎犬就是这个样子。”

他绕过了畜棚和玉米围栏，向南出发。他希望他可以有一只狗，和赫托奶奶的那只一样，有白色带卷的长毛，还会用诡计使诈。每当赫托奶奶开怀大笑，前仰后合而不能自己时，那只狗便会跃上她的膝盖，轻舔她的脸颊，摇着它那漂亮的尾巴，仿佛在与她一起笑。他喜欢任何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想要自己的那只狗和他寸步不离，就像老裘利亚跟着他爸爸一样。他穿过那条沙路，开始向东奔跑。距离山谷仅两英里路，但是对于乔迪来说似乎他可以永远跑个不停。他的腿不觉得痛，不像他锄玉米的时候。他放慢速度让这条路更长一点。他穿过了老松树将它们甩在身后。他所到之处，都被树丛包围着。稠密的松树将路堵得严严实实的，但一个个都很细小，乔迪觉得它们甚至能做引火物。路起了斜坡，他走到最高处停了下来。被褐色的沙子和松树框出的四月天，如同他的土布衫一样蓝，似乎是被赫托奶奶的

槐蓝属染上了色。娇小的云朵静止着，如同团团棉花。他正凝神之时，阳光已经消失于天空，云朵转眼成灰色的了。

“夜晚来临之前将会有一场盼望已久的细雨。”他想。

下坡路让他不得不大步慢跑，他踩着厚厚的沙土，跑到了前往银幽谷的那条路上。焦油花开得很旺，束镣树和浆果也开花了。他放缓了脚步，一步步走着。一棵棵的树，一丛丛的灌木，每一棵和每一丛都是独特而熟悉的。他走到那棵木兰树边，他曾经在上面刻过一张野猫的脸。那是一个标记，表示附近有水。在他看来，这仿佛是很神奇的事情，既然土是土，雨水是雨水，那为什么干瘦的松树总长在矮树丛里，而每一条支流、每一个湖、每一条河的旁边总长着木兰树。每个地方的狗都是一模一样的，牛和马也是。然而每个地方的树木却不尽相同。

“估计是它们不能移动的原因。”他确信，“它们的食物来自于它们脚下的土地。”

路的东边倾斜了，落下去二十尺，土坡上长满了木兰、戈登木、香枫和灰皮的白蜡树。他在凉爽幽暗的树影中走了下去。他的全身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喜悦感，这真是一个神秘和可爱的地方。

如同井水一般清澈的泉水，不知从沙里的什么地方涌了出来，似乎坡岸是一个绿树成荫的捧着泉水的双手。水冒出来的地方有一个漩涡，一粒粒的沙子在水中沸腾。泉水发源于坡岸另一边更高的地方，它从那里冒了出来，为自己在白色的石灰岩中开凿出一条渠道，然后迅速地流下去，汇成一条小溪。小溪汇入乔治湖，乔治湖是圣约翰河的一条分支，那条大河向北绵延，流入大海。乔迪一睹了大海的起源，很是兴奋。当然还有别的水源，但这一个是属于他的。他希望没有人来过这里，除了他自己、野兽和口渴的鸟。

长途跋涉让他大汗淋漓。微暗的山谷把它冰凉的手搭在他身上。他卷起蓝色斜纹裤，把他污秽的光脚丫伸进浅泉里，细沙温柔地从他

干瘦的脚趾间渗出。水冰冷，只片刻就刺痛了他的皮肤。之后，随着一阵潺潺的水声，溪流溅过他的小腿。他跑上跳下，用脚趾在一个光滑的岩石下面试探着。一群鱼在他眼前闪现，游往水流不断的下游。他拔腿便追，它们却很快便没了影，似乎从没来过一样。于是，他倔强地蜷缩在一个伸展出的橡树根下面，那里有一个很深的池塘，他想它们或许会再度出现。结果，只有一只青蛙从泥水里钻了出来，它一看到他便匆忙逃进了树根下面。乔迪大笑。

“我不是浣熊，我不会抓你。”他在它后面叫道。一阵微风吹开了他头上帐篷似的树枝。阳光洒下来，落在他的头上、肩上。他感觉头上很暖和，但是长着茧的双脚却坚硬而冰冷。风停了，阳光也照不到他了。他涉水去对岸，那里植被空旷。一个低矮的蒲葵叶扫到他身上，这让他想起他的小刀还在他的口袋里，还想起了从上次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计划着给自己做一个小水车。

乔迪从来没有单独做过。赫托奶奶的儿子奥利弗每次从海上回来都会给他做一个小水车。乔迪开始很认真地做了起来，他皱着眉，努力地回想可以让小水车平滑旋转的角度。乔迪剪下两个叉状的小枝，把它们修剪成两个一样大小的形状像“Y”形的支架。乔迪记得奥利弗对轮杆的圆度和光滑度是特别挑剔的。一棵野樱桃树生长在半岸坡上，他爬上去剪下一条嫩枝，它真像一支光滑的铅笔。乔迪挑选了一片棕榈叶，割下两条一英寸宽、四英寸长的坚硬叶片，他从每片上面割开一条纵向的裂缝，使它的宽度合适到能让樱桃枝插入。棕榈叶的两条叶片必须保持一定的角度，就像风车的手臂一样，乔迪仔细地调整着它们。他将两个“Y”形叉枝分开，使它们几乎和樱桃枝轮杆的长度一样，然后将它们深深地插进泉水下游几码之外的支流沙地里。

溪水水深虽只有几英寸，但是水流湍急。棕榈叶制成的叶轮必须刚刚触及水面。他探查到合适的水位，把樱桃枝轮杆平放在两个“Y”形

树枝上。樱桃枝就那样静静地悬挂着，他着急地调整着，让它能适合叉枝的大小。樱桃枝轮杆开始转动，溪流抓住了棕榈叶的一丝叶尖。当那叶片升起来时，轮杆的转动使与之成角度的第二片叶也触到了溪流。于是，叶轮不停地转动。小水车开始工作，如同莱恩镇上的那个大水车一样，声音悦耳动听极了。

乔迪深吸一口气，懒懒地趴在溪边杂草丛生的沙地上，陶醉在自己制作的魔法中了。上升、翻转、下飞，上升、翻转、下飞……小水车真是太棒了！淘气的泉水不断地从下面涌出来，那潺潺的溪流也仿佛永无止境。这里是汇入海洋的水流源头。除非树叶飘落，抑或松鼠把月桂细枝踩落下来，去妨碍那脆弱的叶轮，否则小水车将永远转下去。即使他长成一个大人，像他爸爸那样，小水车也没有理由不像现在这样不停地转动下去。

乔迪挪开了一个抵着他瘦瘦的肋骨的石头，挖了一个浅浅的窝，让他的肩膀和臀部可以被容纳到里面。他把头枕在胳膊上，温暖的阳光轻抚着他，他沉醉在阳光和细沙里，以及他那不停转动的小水车里。小水车的转动让他睡意绵绵，他的眼睑随着棕榈叶片的起落而微颤。透亮的水珠从小水车的叶片上飞溅下来，恍如一条流星的尾巴。溪水唱着歌，像许多小猫舔食的声音。一只雨蛙也在歌唱，不一会儿又沉默了。一瞬间，乔迪感觉自己似乎被悬挂在扫帚草的软毛堆积而成的高高的溪岸边，连同雨蛙和溅下来的流星尾巴一样的水珠也和他挂在一起。但是他并没有跌落，而是深深地陷入那堆柔软的毛草堆里了。然后，蓝天和白云向他扑了过来，他睡着了。

乔迪醒来的时候，以为自己不在溪边，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因此他还以为他在梦中。太阳落山了，阳光和阴影都消失了。榭树的黑色树干不见了，翠绿繁茂的木兰树叶也不见了，那些镶着金灿灿的花边的图案也不见了，它们原本藏在阳光下野樱桃枝叶的缝隙间。整个世界呈现

出一片柔和的灰色。乔迪躺在一片细雾里，这片细雾像是从瀑布中迸溅出来的一样，让他浑身发痒，但是并不难受，他觉得既温暖又舒爽。乔迪翻过身，望着那片鸽子胸脯般的灰色天空。

他躺在那里，像一棵幼苗一样吮吸着细雨。直到他的脸湿了，衬衫也湿了，他才爬起来。他站了片刻。当他睡着的时候一只鹿来过溪边，一串足迹从东岸下来直到溪边，那是尖尖的母鹿的蹄印，蹄印深深地陷进沙地里。他由此知道这是一只肥胖的老母鹿，也许她的肚子里还装着小鹿呢。它径直下来饮水，并没看到他在那里睡觉。但很快它便嗅到了他的气味，沙地上那错乱的脚步，便是它惊吓之际留下的，再往上的足迹带着长长的杂乱的斜纹。可能在它发现他之前还没喝到水就转身逃跑，沙土被踢得到处都是。乔迪希望它现在不渴了，也希望它不要只是藏进树丛中瞪大了眼睛。

于是，他从周围寻找别的足迹。松鼠们曾在岸边戏耍，但是它们总是很大胆。浣熊也曾来过这里，沙地上有它那像长着长指甲的手一样的足印。但乔迪不能确定它什么时候来过，那些动物来过的时间只有他爸爸才能确切地告诉他，他也只能确定那只被他吓跑的母鹿刚刚来过。他又回到小水车边，小水车还在欢快地转动着，好像这里原本就是它的地盘一样。棕榈叶做的叶轮尽管很脆弱，却毫不示弱地彰显它的力量，抵制着潺潺流动的溪流，正在水雾中发亮。

乔迪看着天空，在这片雾霭里，他不知道此刻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睡了多久。他上了西岸，那里有长着冬青的宽阔的平地。当他站在那儿不知道是去是留的时候，毛毛雨就像它一开始的时候那样降临了。微风从西南方向吹来，太阳出来了。云朵凑在一块儿，变成硕大的正在翻转的白色羽毛垫。彩虹横跨东方，斑斓又可爱，真让人欣喜若狂。大地一片翠绿，天空一碧如洗，它们全被雨后的夕阳染成金灿灿的颜色。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沾满了雨滴，闪闪发亮。

一股欣喜的热流在他心里流转，如同那条不息的溪流一般不可抗拒。他伸开双臂，让它们与肩持平，像一双正要翱翔的翅膀。他开始在原地打转，越转越快，直到他欣喜的热流旋转成旋涡。当他感到自己快要爆发的时候，开始眩晕，最后直直地倒在了草丛中。大地在旋转，也带着他一起旋转。他睁开双眼，碧蓝的四月天和棉花般的云朵也在旋转。男孩、大地、树木和天空融在了一起。旋转停止了，他清醒了，站了起来。虽然他感觉头重脚轻，但是心里却十分自在，而且这样一个四月天，还会来临，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子一样。

乔迪朝家里飞奔，他贪婪地吮吸着丛林中湿润清香的空气。原本松软的沙地由于雨水的渗入变结实了。回家的途中很舒爽。当他看到白克士忒垦地的那片松林时，太阳都快落山了。一棵棵松树在金色天空下耸立着。他听到鸡群咯咯的叫声，便得知它们一定刚吃过晚餐。他拐进了垦地，又老又旧的栅栏在明媚的春光中发亮，炊烟袅袅，从那用树枝和黏土砌成的烟囱里升起。炉灶上的晚餐可能已经备好了，荷兰灶里的面包大概也烤好了。他希望爸爸还没有从格莱亨镇回来，这是他第一次想让爸爸不在家。他也许是不应该离开的，如果妈妈需要木柴，她一定会生气，即使爸爸会摇着头说：“这孩子……”他听到老凯撒的鼻哼声，知道爸爸已经在他之前回来了。

垦地里一片闹腾声。马儿高声嘶鸣；小牛在牛栏里叫着，母牛在一旁回应着孩子；鸡群一边刨着沙土，一边咯咯地叫；狗儿们也在为晚餐而吠着。空腹时的美餐让它们心神向往，它们都满怀希望，雀跃地等待着。冬末的粮食贫乏，玉米、干草和干豇豆都很少，所有家畜都瘦了。而现在是四月，牧草又嫩又绿，连小鸡都忍不住去啄那草尖。狗儿们早已经找到了一窝小兔，享受完这顿美餐之后，它们已不再去贪恋白克士忒家的剩饭了。乔迪看到老裘利亚躺在货车下，它跑了几英里路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他推开木栅门，去找爸爸。

辨尼·白克士忒在木柴堆边，他依旧穿着结婚时的那件黑呢外套。现在他去教堂或者外出办事的时候都穿着它，以示体面。外套的袖子太短，这并不是因为辨尼长得太高，而是由于长久的潮湿和反复熨烫使布料收缩了。乔迪看见爸爸那双与身子格格不入的大手抱起了一捆木柴，他正穿着他体面的衣服做乔迪该做的事呢，乔迪跑上前。

“我来做吧，爸爸。”乔迪希望他的殷勤可以弥补他的渎职，爸爸站直了身子。

“我还以为你丢了昵，儿子。”他说。

“我去银幽谷了。”

“这个天气去那里真不错，”辨尼说，“上哪儿都不错，但是你怎么会想到跑那么远呢？”

他想不起他怎么会跑那么远，似乎这已经是一年前发生的事了。他不得不逐步回忆当时放下锄头的那个时候。

“啊，我追着野蜜蜂去找一棵有蜂巢的树。”

“找到了吗？”

乔迪顿了顿说：“糟糕，我忘了去找了，直到现在才记起来！”

此刻他觉得自己很愚蠢，像一只被人发现在追逐田鼠的猎狗一样。他脸红地望着爸爸，爸爸那双蓝色的眼睛在闪烁着。

“不许撒谎，乔迪。”他说，“这只是一个贪玩的借口吧？”

乔迪忍不住偷笑。

“在我去找有蜂巢的树之前就有了玩的想法了。”他承认道。

“我已经预料到了。当我赶着马车去格莱亨镇，我就在想乔迪现在虽然在锄地，但不会锄太久的。如果我是个孩子，这么好的天，我也非得去逛逛。我会玩到天黑，不论是什么地方。”

一股暖流涌入乔迪的心里，但这并不是由于刚刚的暖阳。

他点了点头：“我是那么想的。”

辨尼朝屋子里摇摇头说：“但是你妈妈是不会赞同你玩的，她不懂男人那颗爱玩的心。我是永远不会出卖你的，如果她问你去哪儿了，我就说大概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吧。”

他朝乔迪眨了眨眼，乔迪也朝他眨了眨眼。

“为了维持太平，我们男人只有团结一致。现在你快给你妈妈抱一大捆柴去。”

乔迪抱着一大捆柴，急忙走进屋子里。妈妈正在炉灶前忙碌。饭香扑鼻而来，他饥饿到了无力。

“这不是甜薯饼吗，妈妈？”

“当然了，你们这两个家伙也玩够了，晚饭已经烧好了。”

乔迪把木柴抛进了柴箱，就匆忙进了畜棚。爸爸正在给母牛去列克赛挤奶。

乔迪说：“妈妈叫你快点忙完去吃饭，要我喂凯撒吗？”

“我已经喂过了，就像我得救济那些穷家伙一样。”他从挤奶用的板凳上站了起来，“把奶放到屋子里去，不要摔了，像昨天一样把牛奶洒掉。老实点，去列克赛。”

他进了牲畜栏，里面是去列克赛的小牛。

“这边来，去列克赛，牛儿……”

母牛哞哞地叫着向小牛跑过去。

“瞧这家伙，和乔迪一样馋嘴。”

他伺候完它们，和乔迪一起进屋。他们先后在木架上的盆里洗脸和手，再用厨房门外横杆上的毛巾擦干。妈妈坐在桌子旁等着他们，桌子上放好了食物。她坐在桌子的一端，乔迪和爸爸坐在她的两侧，似乎对他们来讲白克士忒妈妈位居主位是应当的。

“你们是不是都很饿？”妈妈问。

“我可以吃掉一大桶肉和蒲式耳点心。”乔迪说。

“这才像你说的话，瞧你现在的眼睛瞪得比肚子还大。”

“要是我多学点知识的话，我会这么说，”辨尼说，“去格莱亨镇总会让我像饿狼一样回来。”

“那是因为你在那里喝了太多的酒。”

“今天只喝了一点，是吉姆·登拜克尔请客。”

“那你就不会喝太多而伤身体。”

乔迪什么也听不见，此刻他的眼里只有他的盘子。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饿过，而且刚刚经历了食物缺乏的冬季和漫长的春季，白克士忒一家的食物并不比他们家畜的食物丰富多少。而现在，妈妈为家人做了一顿足以款待牧师的美餐。有青菜咸肉、土豆、洋葱炖海龟，那只昨晚他看见还在爬行的海龟，还有橘子点心，在妈妈肘边的是甜薯饼。他在犹豫着，不知道是吃更多的点心和炖海龟，还是吸取过去的教训——如果继续吃它们的话，他便没有肚子再吃甜薯饼了。这两个选择显而易见。

“妈妈，我现在能吃我的甜薯饼吗？”

妈妈暂停了手中的进餐，巧妙地给他切了一大块甜薯饼。他便飞快地享用那诱人的美食。

“这块饼不知耗费了我多少精力。”她抱怨道，“瞧你，一眨眼的工夫，全都被你糟蹋完了。”

“我现在是吃得很快，”他说，“但是我会一直记着它的美味。”

晚餐结束，乔迪吃得很饱。即使平时吃得和麻雀一样少的辨尼，也多吃了一份。

“感谢上帝，我吃得很满足。”辨尼说。

白克士忒妈妈叹了口气。

“谁能帮我点一支蜡烛？”她说，“这样我就可以尽快洗完碟子，好好地休息一下，享受一下。”

乔迪离开座位，点了一支牛脂蜡烛。黄色的烛光闪烁着，乔迪望向窗外，一轮满月升起来了。

“这样浪费烛光多可惜啊。”他爸爸说，“满月照着很美啊。”

辨尼来到窗前，和乔迪一起赏月。

“儿子，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还记得我们说过四月满月的时候要做什么事吗？”

“我已经忘记了。”

不管怎么样，乔迪对季节的变换一点也不敏感，他必须等到像他爸爸那么大的时候才会将一年中月亮阴晴圆缺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

“你该没有忘记我告诉你的事情吧？我发誓我一定跟你说过的，乔迪，熊在四月满月的时候会从冬眠的洞穴里爬出来。”

“那个残脚熊！你说当它一出来，我们就捉住它！”

“对！”

“你说过只要我们找到熊的足迹交错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发现它的洞穴，然后就会找到这只四月里爬出来的熊。”

“它很肥，不，又肥又懒。冬眠过后它的肉特别鲜美。”

“趁它还没清醒过来的时候，应该更容易捉住它吧？”

“对！”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爸爸？”

“等锄完地，发现熊的足迹时。”

“我们如何才能捉住它呢？”

“我们最好去银幽谷的泉水边，看它有没有在那里饮水。”

“一只很大的母鹿今天在那里饮水呢。”乔迪说，“当时我在睡觉，但是爸爸，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小水车，它真的很棒哪！”

白克士忒妈妈停止刷洗手中的锅碗瓢盆。“你这个狡猾的小东西。”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偷偷地跑出去，你现在滑得像雨中的泥

泞路！”

他笑着大叫道：“妈妈，我骗到了你。记着，妈妈，我只骗你这一次。”

“你骗我，我却在炉灶前给你做好吃的……”

她并不是真的生气。

“现在，”他用甜言蜜语哄她，“就把我当成一只除了吃草和草根之外什么也不吃的黄鼠狼吧。”

“什么也别说了，你只会让我生气。”她说。

这个时候，他发现她的嘴角咧开了点儿，她努力地克制着，却最终克制不住。

“妈妈在笑！妈妈在笑！你没有生气。”

他钻到她肥胖的身后给她解开围裙，围裙落到地上。她很快转过身扇他的耳光，但这耳光是轻轻的，带着嬉闹性。他又一次欣喜若狂，正如刚刚在银幽谷一样。他又开始旋转，就像他在草丛中那样地忘情。

“你快要把盘子打翻了，”她说，“然后就有人生气了。”

“我停不下来了，我眩晕了。”

“你头脑发热。”她说，“你明明只是头脑发热。”

是啊，四月一到来，乔迪就头脑发热了。春天让他眩晕，他就像雷姆·福列斯特一样在某个星期六的晚上喝醉了。他的头脑似乎漂浮在由阳光、空气和细雨酿造成的烈酒里。小水车已让他沉醉其中，还有那母鹿的闯入、爸爸对他的包庇、妈妈为他做好吃的还和他嬉笑。恍惚中，他被屋子里温暖的烛光和窗外皎洁的月光给刺到。他想到了那只残脚熊，它肥硕又凶恶，却少一个脚趾。他猜想它现在正站着在享受舒适的空气和月光，就像他自己一样。他上了床却睡不着，就像患了热病一样。

这一天的快乐在他的心中是永久的，所以自此当每一个四月到来，他沉醉在翠绿的田野中，品尝着细雨的味道之时，一种旧伤便会在他心